

冰河洗劍錄

梁羽生

(下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河洗剑录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
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20)
ISBN 7-80521-643-6

I . 冰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31印张748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42.00元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二十九回 法王复位奸谋破 小侠遭殃魔女来

孔雀明伦王忽地将袈裟一展，拦住了那四个侍女，喝道：“谁敢在此捕人？快快放下！”

冰川天女道：“我自拘捕我本国之人，与你何干？他们四人作奸犯科，国法佛法，俱不能容，匿身佛寺，污及佛门，罪更不小。我曾受封佛教护法，因此即算不是他们的公主，也可以拿得他们，你知道么？我还未曾问你包庇之罪呢，你敢出头阻拦？”

孔雀明伦王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尼泊尔国的公主，但你是否已经知道我乃是你国的国师？”

冰川天女道：“哦，原来他们说要迎接国师，这国师就是谁么？失敬，失敬！”

孔雀明伦王洋洋得意地说道：“你现在知道也还不迟。他们是国王派来的使者，所作所为，都是奉了国王之命的。你纵然是公主，公主总不能大过国王吧？”

孔雀明伦王冷冷一笑，接着又道：“还有呢，国王的命令要你从速回国，我恰好也正要起身，我看你还是尊重了他们，和我一道走吧。你若还有什么理论，我和你见了国王再说！”

冰川天女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反而要阻拦我？”

孔雀明伦王道：“不敢，我是请你。”

冰川天女道：“请不动呢？”

孔雀明伦王冷笑道：“公主若是不遵国王之命，又不肯赏

面给我的话，那就恐怕只好得罪公主了。”

你道孔雀明伦王何以如此大胆？原来他在尼泊尔多年，早已知道尼泊尔王的意图。尼泊尔王并非怀念亲人才要接冰川天女回国的，他实是想并吞西藏，却怕冰川天女从中阻梗，甚至动摇他的王位，故此要设法诱她回国，去掉祸根。另外他也想取得冰川天女那把冰魄寒光剑作为镇国之宝。

除了这两个原因，他还垂涎冰川天女的美色，他从阿拉伯请来了高明的药师，将采自喜马拉雅山的魔鬼花，秘制成一种迷香，就是准备用来对付冰川天女的。不过他也深知冰川天女的厉害，这邪念未必可以从心所欲，因此他也抱定了主意，倘若冰川天女有威胁到他王位的危险时，他是宁愿放弃美色，而把冰川天女杀掉的。

孔雀明伦王正是因为已深悉尼泊尔王的企图，所以不怕与冰川天女为敌。

这时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孔雀明伦王与冰川天女的身上，法王更是忧心如焚，正待不顾一切，出去阻止师弟，却见冰川天女摆了摆手，脸上毫无愠怒之色。只是淡淡说道：“你离开加德满都，将近半年了吧？有一件事情，你大约未曾知道，我国旧王已被百姓推翻，新王也已经即位了。你的国师也没有啦！我正是受新王之托，要把这四个人押解回去的。”

冰川天女这几句话轻描淡写的道来，却似青天打了个霹雳，平地响起了焦雷，不但震得孔雀明伦王失魂落魄，而且也震破了拥护他的那一大群喇嘛的美梦！

孔雀明伦王呆了一呆，忽地喝道：“我不相信！”身形疾起，张开蒲扇般的大手，猛地就向冰川天女抓去！其实与其说他不相信，无宁说他是发了狂。他是怀着极大的希望，突然宣告幻灭，却硬不肯承认事实，还想紧紧抓着那破碎的希望！

冰川天女轻功卓绝，哪能让他抓着。她一飘一闪，早已退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尔王正在考选武士，幽萍的法子便是要那个宫女的情人应考，倘若得到国王的信任，派到宫中来当侍卫，就可以有机会和她见面了。却不料那宫女的情人只是一个农家子弟，完全不懂武艺的。

陈天宇听到这里：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用心，你是希望那个宫女的情人进宫，你也可以有机会和外面暗通消息了，但他不会武艺，你这计划岂不是落空了？”

幽萍道：“我想了一个晚上，终于还是给我想出了一个法子，我将学武的入门功夫写在纸上，让那宫女设法送给她的情人。虽说是入门的粗浅功夫，但学会之后，也已胜过尼泊尔王的一般武士了。后来那宫女的情人果然考取，当上了尼泊尔王的卫士。其时我被囚在冷宫，亦已有了三年之久，尼泊尔王也渐渐不注意我了。那宫女还曾经带过她的情人来偷偷和我见面，向我道谢。”

幽萍接着说道：“这个宫女的情人名叫巴勃，虽是农家子弟，却颇明事理，而且是一个爱国心重的热血少年。”

“我和巴勃会面之后，才知道尼泊尔王很不得民心，他为了图谋吞并西藏，养了许多军队，连年来横征暴敛，早已弄得民怨沸腾。老百姓们都很思念公主，盼望公主有日回国，做他们的女王。我听了心里暗笑，虽然想法不同，但国王和百姓却都是同样的盼望公主你回国呢。”

“大约过了半年，巴勃第二次和我会面，带来了一个消息，说是加源蒙珠也已被国王擒来，关在宫中，这消息外面亦已有人知道了。”

江南问道：“谁是加源蒙珠？”

冰川天女笑道：“幽萍，我和你早已是姐妹相称，你怎么还是给我母子加上头衔？公主啦，蒙珠啦，叫个不停，听起来怪令人不好意思。”随着解释道：“加源是我儿子的名字，取其

源流出于加德满都之意。‘蒙珠’是尼泊尔对于公主之子的尊称。”

幽萍笑道：“冰娥姐姐，你别怪我。尼泊尔的百姓谈起你们母子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称呼的。我转述他们的话，总不能随便给他们更改呀。”

江南正自听得津津有味，笑道：“别打断话柄，这些小节，且不必管它，你说下去吧。”

幽萍接着说道：“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的，都很为加源、加源贤侄担心，他们想救加源贤侄出来，而且想拥立他为王。”

“巴勃又告诉我说，加源贤侄的遭遇与我相同，也是中了魔鬼花之毒，全身劲力消失，使不出武功。”

“老百姓虽有推翻暴君之心，但一来无人带头，二来国王的武士如云，又从外国聘请了许多能人相助，老百姓要想举事，谈何容易？”

“巴勃这次偷偷和我会面，原来就是要和我商量怎样帮助百姓起事的。我想不出什么好法子，但他却有了一套周密的计划，后来我们就按照他这套计划行事，唉，这计划好是好，但巴勃的牺牲却太大了。”

江南道：“你又卖关子了，究竟是什么计划？”

幽萍道：“巴勃的情人，也就是和我很要好的那个宫女，人长得很漂亮。尼泊尔王早想收她作妃子了，只因她是一向服侍王后的，王后很喜欢她，问过她的意思，她坚不应允，王后也不愿有人分宠，就替她拒绝了国王的要求，王后出身名门大族，国王对她也有几分害怕，这事情就搁下来了……”

江南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。巴勃要他的情人答应国王，做他的妃子，好相机行刺？”

幽萍道：“不是，若要行刺，巴勃不会自己下手吗？而且国王的势力早已根深抵固，若然不是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，只

杀掉他一个人，那也还是不能解除苛政的，何况国王孔武有力，又多高手护卫，要行刺他也并不是容易的呢。”

江南问道：“那么巴勃是为了什么？”

幽萍道：“不错，巴勃是要他的情人答应国王，牺牲自己，做国王的妃子。但却不是为了行刺，而是为了给我们盗取解药。”

幽萍叹了口气，接下去说道：“巴勃的计划分三方面进行，一是由他的情人盗取解药，好让我和加源贤侄恢复武功；二是由他约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，他教他们武艺，一有机会，就援引他们进宫来当卫士，同时也联络原有的卫士，在王宫里结合成一股力量；第三再设法与外面的义军领袖联络，时机一到，便里应外合，推翻国王，铲除奸党。”

陈天宇道：“为了推翻暴君，巴勃宁愿牺牲自己的情人，当真是令人又同情、又起敬。但那宫女肯答应么？”

幽萍道：“他们两人曾经山盟海誓，矢志不移的。那宫女想不到情人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起先不肯答应，后来经过巴勃的劝说，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，那宫女终于答应了。”

众人都不禁暗暗叹息。幽萍继续说道：“巴勃这几个计划同时进行。到了今年五月，国王不知怎的，将他的第一流高手，派出了一大半，据巴勃探听所得，听说是派去参加一个什么小国国王所召开的武士大会的。是哪一个小国，在什么地方，巴勃都不知道。”

姬晓风道：“想来定是本月十五的那个金鹰宫之会了，那是马萨儿国的国师召开的，不是国王。”

法王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事情我也听得师弟说过，他自己本来准备也和那几个使者在回国之前，先去参加那个大会的。”

幽萍继续说道：“他们到什么国家，参加什么大会，对我

们来说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，趁国王力量减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起事。

“于是巴勃便与义军暗通消息，约好了一个日期，到时里应外合，一举将暴君推翻。同时他又催促他的情人，务必要在约好的日期之前，将解药盗到手中。好让我和加源贤侄恢复武功，这样就不但可以帮忙他们，而且可以给老百姓一个他们所愿意爱戴的领袖，这意义就更大了。”

幽萍说到这里，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结果解药是盗到了，但那个宫女，唉，也因此牺牲了。”

陈天宇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们恢复了武功，何以还不能救她？”

幽萍道：“她是甘愿舍弃性命，向国王自首的，等我们知道，已经迟了。”

江南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笨？”

幽萍含泪说道：“她不是愚笨，她是为了救人。国王发觉解药被盗，震怒非常，却还没有疑心到她。她本来可以逃出来的，但国王声言，若然查不出盗药之人，就要把当晚在寝宫值夜的十二个宫女活活打死，她眼见同伴受到非刑拷打，呻吟呼号，于心不忍，就站出来自首啦！国王一怒之下，毫不顾念恩情，就一剑将她杀了！”

众人无不唏嘘叹息，法王合什说道：“这真是大仁大勇的菩萨德行，比割肉喂鹰、舍身救虎尤为可佩。佛祖常云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此女德行，庶几近矣。”

幽萍继续说道：“国王杀了她之后，立即派人来捉我们，幸而我们得了巴勃之助，早已另外找了个秘密地方躲藏起来。同时迅速向外面的义军递送消息，当晚三更，义军就打了进来，那时我们服下解药也已过了十二个时辰，武功业已恢复了。”

“于是里应外合，将国王的武士打得落花流水，可惜功亏一篑，最后给他从秘道中逃出去。

“他根深柢固，羽翼众多，有一部份军队，依然听命于他。另外还有一些受过他好处的贵族，也带领家兵，号称‘勤王’，前来助他‘平乱’。

“义军本来要拥护加源贤侄为王，加源贤侄坚辞不允，只肯与巴勃分任左右大将军，辅佐新王。后来义军在匆匆忙忙之中，只好找了一位前王的近支子孙，推他坐上宝座。

“旧王四处散播谣言，指加源贤侄乃是汉人，这次叛乱是他煽动的，意图侵并尼泊尔。幸亏加源贤侄有识见，早就推辞了王位，要不然这谣言就更易令人入信了。

“当然也有许多老百姓知道加源贤侄的血统来历，他们怀念公主，爱屋及乌，都起来拥护他。而且旧王的暴虐，早已大失人心，因此义军的势力还是比他们的‘讨乱军’大得多。

“经过了几场恶战，旧王的军队节节败退，退到了西北的山区，但还未曾消灭，尚是隐忧，而且风闻他已与印度的喀林邦勾结，只怕他还会引进外兵，酿成内乱。

“巴勃忧心如焚，筹思再三，决定叫我回来，请公主回国，收拾人心，以公主和护法的两重身份，正式策立新王，平定内乱。”

幽萍的故事，至此才告一个段落。陈天宇听罢，不觉泪光莹然，紧握着她的手道：“萍妹，这几年来你吃尽了苦了。”

姬晓风笑道：“弟嫂吃了苦但也立了功，要不是她和那个宫女设谋定计，将巴勃引进王宫，尼泊尔的暴君还不会这样被推翻呢，这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好，咱们都为他们夫妻俩团圆干一杯。”

唐经天喝过了酒，说道：“天宇，抱歉得很，你们夫妻只怕不能团聚几天，又要分开一些时候了。我们就要动身到尼泊尔

尔去了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冰川天女忽地笑道：“何必要他夫妻分手，就请天宇同去，不很好么？”

唐经天敲了敲脑袋，笑道：“这不是我脑袋糊涂，我正是要你出面邀请他啊，你是主人，我可不能代你请客呢。”

冰川天女笑道：“你忘了萍妹也是主人么？何须邀请，这叫做——”

江南接口说道：“这叫做娶鸡随鸡，娶狗随狗，妇唱夫随！”

幽萍佯怒道：“南弟，你倒会说话，绕着弯儿骂人了。”

彼此开了一会玩笑，将陈天宇夫妻的伤感冲淡了不少。

冰川天女忽道：“别开玩笑，还有正经的事呢。姬先生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马萨儿国是否在阿尔泰山山脚的一个小国家？他们的国师是不是一个从印度来的僧人名叫宝象法师的？他召开的金鹰宫之会会期是哪一天？”

姬晓风道：“不错，原来你早已知道那金鹰宫主人的来历了。会期是本月十五，哎，距今只有五天了。”

冰川天女向陈天宇说道：“你去年上天山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寻找小儿，曾远到中印交界的大吉岭，碰见了龙灵娇夫妻，他们正游罢天竺回来，向我说起那宝象法师的来历。他们曾到过那烂陀寺谒见龙叶上人。龙叶上人已过百岁，但因他们远道而来，所以还是亲身接见。

“龙叶上人对人提及有这么一个弟子，受聘为马萨儿国的国师，请他们代为查考他这个弟子在马萨儿国的行为如何。因为有人告诉龙叶上人，说他这个弟子连年来邀请了许多印度的武学高手前往马萨儿国，甚至一向与佛教为敌的婆罗门教中的三大高手也接受了他的邀请。龙叶上人不知他的弟子干些什么，是以动问。

“龙灵矫夫妇并不知道宝象其人，只好答应回国后再行查访。他们当时还奉承了龙叶上人一番，说既然是你大师的高足，料想不会作出什么坏事。龙叶上人默然不语，似乎对这个弟子很不放心。

“龙灵矫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我们正是自身有事，当时只是放在心上，无暇到马萨儿国去探个究竟。可是现在听了法王和姬先生所说，敢情我国奸王所派出的一批高手，就是来参加他的什么金鹰宫之会的，这事情就不同了！”

冰川天女喝了口茶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回来之后，公公说与我知，我才知道天宇来过，天宇带来的消息令我一喜一忧，忧者是幽萍妹子也莫名其妙的失了踪，不知是什么人掳去？喜者是到底得到了一点线索。”

冰川天女说到此处，向法王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一喜一忧之外还要加上一奇，当我听说掳走幽萍的那两个贼人竟是藏在你的鄂克沁宫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谁知是这么一回事，与你完全无关。”

法王合什说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此事的罪魁祸首虽是老衲那不肖师弟，但老衲未能制止，也是酿成大错之因。”

冰川天女笑道：“这事撇过不谈。若说到真正的罪魁祸首，还是我国国王，我也应该惭愧呢。”

冰川天女继续说道：“不久幽萍妹子也脱险归来了，云雾拨开，水落石出，只有一点还未明白的是：奸王派出的那一批高手，到底是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当时照幽萍妹子的意思，本来是要我立刻启程，前往加德满都的。但我一想，那件事情未弄清楚，究竟不能放心。说实在的，我是十分担忧奸王派出的那批高手，要在西藏兴风作浪呢。”

“我把天宇到过天山，以及他带来的消息也告诉了幽萍妹

子，幽萍妹子听说丈夫这些年来，四方奔跑、费尽心力去找寻她，十分感动，大哭了一场，当下也就不坚持立即回国了。”

幽萍满面通红，尴尬说道：“谁说我大哭一场，掉了几颗眼泪，那是有的。”

冰川天女笑着续道：“大哭也罢，小哭也罢，总之你是哭了。不过，现在好了，你们夫妻团圆，事情也都完全清楚了。

“奸王派出的这批高手，既然是要去参加什么金鹰宫之会，那么我们也似乎要先到马萨儿国走一趟了。一来将奸王的这批党羽打发掉，免得他们再回去相助奸王。二来也不负龙灵矫的转托。龙叶上人当年授我贝叶灵符，封我为女护法。现在他门下出了不肖弟子，有玷他的声誉，他老人家既为此事挂心，我也该为他老人家尽点力才对。”

江南大喜道：“好呀，咱们都到金鹰宫做个闯客，这可真热闹了。海儿，你现在可以放心啦，有这么多叔叔伯伯婶婶和你一同去，你再也不用怕势孤力弱啦。”

幽萍诧异道：“侄儿本来是到金鹰宫赴宴的吗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代邛山的谷掌门收下请帖的。你们可有谁知道我师父的消息吗？”

当下江海天也把他的遭遇说了出来，听得众人无不诧异。但金世遗的消息却仍是无人知道，冰川天女听说金世遗始终不能与谷之华成为佳偶，也不觉惘然。

这一晚众人相聚，乃是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良朋的久别重逢，端的是有说不完的、叙不尽的情，直谈到月过中天，方始散席。

第二日一早起来，冰川天女率领众人向法王告别，法王说道：“我有两匹宝马，赠各位。这是康居国王到本寺进香时所奉献的御马，放开脚程，可以日行千里。可惜只有两匹，其他凡马，却是配不上各位。薄礼不恭，还望恕过。”

姬晓风笑：“有两匹已足够了。”

原来此去马萨儿国，有千多里路程，而距离金鹰宫之会的会期，则只有五天。法王知姬晓风与冰川天女的轻功卓绝，尽可在会期前赶到，但其他各人的功夫深浅，他却不尽知晓，是以赠送宝马，准备给他们之中轻功较弱的人用作代步的。

众人出了鄂克沁宫之后，冰川天女道：“江南，你两父子各乘一匹吧。”

江南笑道：“我的脚程决计赶不上你们，为了避免耽误大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海儿年轻力壮，该让他多走走路，另一匹请二嫂骑吧。”

幽萍笑道：“我还可以走得。”

陈天宇体贴妻子，说道：“你连日奔波，暂且用上一天代步吧。”

江南道：“对，要是海天明日走不动了，再换给他不迟。”

冰川天女笑道：“姬先生，久仰你轻功卓绝，我与你比试一下。”

姬晓风豪兴大起，说：“正想向天女领教。”

唐经天道：“反正咱们都要赶路，大家都来竞走，正是一举两得。”

姬晓风心道：“听说冰川天女当年曾在喜马拉雅山施展轻功，压倒了阿拉伯第一高手提摩达多，震惊了当时屯兵在山谷的中尼两国十万大军。不知比我如何？”他争胜之念一起，施展出平生本领，当真是追风逐电，赛过奔马。冰川天女不即不离的与他并肩而行。过了一会，赶过了他，姬晓风一加劲，再赶过她，两人忽而你在我前，忽而我在你前，端的是难分高下。

陈天宇曾服食过冰宫异果，身轻如燕，轻轻一跃，就是数丈之遥；唐经天仗着内功深湛，起初稍稍落后，随即就赶上了

他。两人也是难分高下，虽然迫不上姬晓风与冰川天女，但也落后不远。

江海天起初颇为自信，以为自己纵然争不到第一，也绝不至于落后，哪知一跑起来，最初还勉强可以跟得上唐经天，渐渐就给他抛在后面，竟然落了个倒数第一。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师父常说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。我只道我已尽得师父真传，功夫已过得去。哪知只是这轻功一门，这几位伯伯，就个个远胜于我！”

江海天自感惭愧，唐、陈二人却是大大的惊奇，他们最初还担心江海天会落后太远，耽误行程，哪知一口气跑了两个时辰，江海天虽然落后，但亦不过落后十数丈之遥。唐经天心想：“真难为了金世遗，不知他是怎样调教出来的？不但轻功了得，内力更是悠长。不消几年，第一流高手之中，就应补上他的名字了。”

幸亏江南骑的乃是宝马，但在最初的十里路程之内，冰川天女和姬晓风还是赶过了他。走出了三十里外，他和幽萍这两匹坐骑才一直领前。江南心想：“倘若是换了一匹寻常的坐骑，当真是要走路的等骑马的了。”

走到天黑，一算路程，整整跑了八百里有多。最后的结果是冰川天女跑了个第一，姬晓风吃亏在内力不如，反而落在唐经天之后，得了个第三。江海天则赶上了陈天宇，相差不过几步。虽然仍是最后，但人人都不住口的夸赞他。

不过江海天为了少年好胜，这一日长跑，也差不多用尽了气力，疲倦不堪了。睡觉的时候，骨头都隐隐作痛，一觉就睡到了大天光，直到他父亲唤他才醒。

陈天宇笑道：“昨天咱们已跑了八百里有多，今天就是慢一些也不紧要了。江贤侄，等下你和婶婶换一换吧，你和你爹爹一同骑马路上也好说话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已经养好精神了，再跑不怕。”

冰川天女笑道：“不是说你怕跑路，你该为你的陈伯伯设想，他和你的婶婶分别多年，不知有多少话儿要说，也该让他们在路上叙叙了。”

冰川天女这么一说，江海天这才依从了。

幽萍的轻功要比江海天略逊一筹，好在他们头一天多跑了路，一算路程，就是慢些，最多第四天也可到达马萨儿国，用不了五天。因此这一天大家都不竞走，冰川天女和姬晓风也稍微放慢了脚步，使幽萍可以跟得上他们，一路上谈谈笑笑。

江南与儿子也隔别了几年，见儿子长得这么高大，功夫又是远胜自己，心中亦是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两父子并马而行，江南不住的向儿子发问，问他这几年来练了些什么武功，一路上碰到了哪些人，遇到了哪些事，其中有一些事情，江海天在法王席上已经说过了的，他仍是不厌求详，问了再问。尤其对华山风父女的事情，问得更是仔细。他们两父子只顾谈话，任凭胯下的骏马自行，不知不觉就与后头步行的人离得远了。

不久，走进了一条在两峰夹峙之中开辟出来的山路，极是崎岖，好在这两匹宝马登山涉险，如履平地，也不觉得怎样难行，正行走间，忽听得两声野兽的吼声，只见有两只金光闪闪的怪兽如飞奔来。

江海天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爹爹留神，是金毛猿来了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金毛猿又是一声大吼，那两匹骏马吓得跳了起来，江南父子连忙下马，那两匹马自顾逃命，回头便跑。

金毛猿其行如风，比千里马更快得多，转眼便已来到，只见两只金毛猿的背上都有人骑着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正是天魔教主，男的则是那长发垂肩的少年厉复生。

天魔教主跃下了金毛猿，笑道：“小哥儿，还认得我吗？几年不见，你长得这么高了。”